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纪名家品荐经典大系
SHIJIMINGJIAPINJIANJINGDIANDAXI

真

小说卷

愛



724
366

真 爱

A 卷

宗仁发·林建法/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真爱小说卷(全三册)
世纪名家品荐经典大系

宗仁发 林建法 主编

责任编辑:刘德来 王金亭

封面设计:李法明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9印张 6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960000字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5000册 定价:46.80元

ISBN 7-5387-0907-X/I·865

编者的话

想编好一套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或许因为有的人不怎么重视书的编法，才导致一些鸡肋式的图书频频面世。出版界提出优化选题，严控数量的要求，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一个好的选题从冒出想法到酝酿成熟以至付诸实施这个过程是十分需要绞尽脑汁的。当我们抓住《世纪名家品荐经典大系·真爱·小说卷》这个选题时，那种兴奋和热情足够支撑我们克服重重困难。

十几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走过了一段热闹、曲折、复杂、提升的历程。拉开了一点距离之后，进行回顾和总结更可能看得清楚些，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可看到的各种选本大多属于不是从作家个人角度出发出版个人选集或文集，就是从年度入手出版年度性的选集，这两类选编方法都各有特点，但较难集中显露一个时期文学的概貌。

按说长篇的涵量和艺术水准较能代表一种语言文学的成就，若就中国而言，这十几年来长篇并不十分成熟，而中篇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是不可低估的，作家们投入撰写中篇的精力也是比长篇多的，以中篇作为小说的代表类型是自然而然的。这套书名之曰小说卷其实就是中篇小说卷。

对于作家群体的划分和界定常常费力则不讨好，作家们尤其不愿意被人随便扣在一顶大而不当的帽子下面，喘不上气来。因此我们不想从所谓风格流派之类的角度进行分别，只想取个

出生年代这种天定的时序作为标界。尽管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有许多引人瞩目的创作成果，但近十几年来生龙活虎地爆发出创造力的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先选他们作为对象大概是适宜的。

谁对哪篇作品的高低最有发言权和鉴定权呢？是读者还是批评家，可以说读者做为判断者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想把这两个字析解明白要专有文章论述才行。批评家的意见往往很是权威，可又未必与作家的感觉对位。我们请作家自选一个自己最喜爱或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可能多少有些难为那些篇篇珠玑的作家，也可能有的作家从来就未从这个方面考虑过自己的作品，还有可能正好投了哪个作家的心思，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角度，在挑选作品时作家们可是丝毫不含糊的。文学批评家的功劳也是不可埋没的，在作家们把篇目确定后，还是由作家们选一篇自认为是对作品理解分析准确些的评论文章附于小说之后，这对于接受作品大有裨益。所配的创作随谈基本上是应编者之约新近写成的，在小说之外又有扩展和补充，也是一种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照片和小传虽属细枝末节，有时说不定起到关键性作用。既然要把一套书编好，多为读者想想就得不厌其烦。

最后必须向读者们言明，没有几十位作家们的真诚通力合作，想完成这样一个文化工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读了这套书还感到满意的话，那么功劳首先属于参与其中的作家，其次还是属于他们，再其次才是我们编者和出版发行者。

1995年6月12日

目 录

张承志篇

- | | |
|--------------|----|
| 张承志·西省暗杀考 | 3 |
| 张承志·饮虎池 | 68 |
| 索 飒·永不孤独的孤独者 | 73 |

张抗抗篇

- | | |
|-----------|-----|
| 张抗抗·残忍 | 90 |
| 张抗抗·行为与欲念 | 124 |
| 毕 明·遮盖与公开 | 128 |

韩少功篇

- | | |
|------------|-----|
| 韩少功·鞋 癖 | 133 |
| 韩少功·听舒伯特的歌 | 157 |
| 南 帆·历史的警觉 | 160 |

蒋子丹篇

- | | |
|-------------|-----|
| 蒋子丹·桑烟为谁升起 | 178 |
| 蒋子丹·命运 | 261 |
| 刘舰平·一个人时竟陌生 | 265 |

张 炜篇

- | | |
|--------------------------|-----|
| 张 炜·蘑菇七种 | 275 |
| 张 炜·童年之梦 | 390 |
| 陈思和等·张炜·早间的天地给当代小说带来了什么? | 394 |



张承志

张承志

回族，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秋生于北京。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放牧4年。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搞考古工作，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至今发表短、中、长篇小说及散文、学术、著作、译著约250万字。

多次获全国短、中、长篇小说奖和刊物奖。

西省暗杀考

张承志

当义军首领马化龙被绑上凌迟大架时，湘军刽子手提着剜心肝用的尖刀，笑着问他：

今天灭你八门三百口，以后谁是你的后人？

马化龙说：以后凡大地上念“俩依俩罕印安拉乎”^①的人，都是我的后人。

刽子手又问：可是有谁能给你报仇？

马化龙预言：四十年后，有人出来为我报仇。

第一章

伊斯儿拧了一把，两手就粘在一搭。他累得不行。头皮上接了些夜里的风尘，刺得丝丝地疼。抹了一把，头皮上也粘粘地

沾满血。伊斯儿吐了一口，满嘴甜咸。再拧拧，布衫上膘胶一般的粘物，重重地又淌下来。

伊斯儿抬眼望给。金积的残夜黑得远。只有过两声铁碰铁的丁当响动，再凝神望过去又听不见了。

伊斯儿摸摸腰，刮香牛皮匠人打下的刮刀，还别在裤带上。可不敢碰出铁响，伊斯儿想着一把甩了那件滑腻腻的血布衫。

“拾上。”

黑夜里有人喝了一声。

伊斯儿浑身一个电麻，顿刻脸上有一道裂口子开了痂。没有响声的夜风凉凉地进了那裂口里。伊斯儿一头悄悄摸索腰里的刮刀，一头感觉到脸上的裂口里，血液正给这冬天的夜风冻住。

“说的是个你。把那拾上。”

他辨出了那搭一溜肩蹲着的几个人影。黑地里一排像是三个。不知哪一个说着话。

伊斯儿猛地抽出刀来。牛皮刮刀是盐茶一支反叛的家具，伊斯儿想借家乡的杀气压住这些黑影子的阴森。

“那刀不慌，”又放出粗粗的嗓音来了。刀把子粘的，伊斯儿攥不住它，直想脱手。一刹间伊斯儿突然两眼冒出泪来，一阵地想哭。

“那血衣裳，拾上。”黑影子摇晃了，立了起来。伊斯儿急地挣着握紧刀，一把抓起了刚甩了的布衫。黑影晃动着，一共是三个。金积大地上黑洞洞的，一抹平展展的黑。杀声不知啥时早熄了，偶然念头转到那杀声，像一个梦。黑夜使着劲，往地上伏，显得三条黑影像山，往上拔升。伊斯儿握着牛皮刮刀，拚着性命立直，心里却想随黑暗，往地里伏下。

那三条黑影走了，踏着低伏的黑暗。伊斯儿慌忙相跟上，不知为了甚。黑暗的大平原平坦得奇妙，走着让人一心觉得太平展了。而且粘粘滑滑，满满浮着一层血。伊斯儿大步走着，跟定了那三个人。他怕绊在埋贴上，更怕绊给卡废勒^②的尸首。可是没绊上。满满一平滩都浮着血，粘粘的可是绊不上东西，伊斯儿觉得自家才十六岁，吓得早不知道害怕了，他只有紧跟上前头三个黑影。

这是同治十年正月十三的残夜，盐茶的十六岁娃娃伊斯儿就这么个，走离了金积平原的战场。次一日天明以后，官军奉了左屠夫的令办清理，健锐营掂着鬼头刀，火器营端着筒子枪，把那天红浸浸的平原上的活人都灭了。多是开火打一个洞，再使刀割了头销差。有人说，金积的地里红颜色红了一年，直至次年庄稼起来，才褪了那吓人的颜色。走脱的人还是不少，但那是机密。当时伊斯儿跟着三个影走出来时，他们再没看见一个人。钻出官营的壕沟时（——这壕沟就是后来官营公社机砖厂的地点），他们四个人都认定：只自己四个人才承蒙了养主的活命口唤^③。

事情是在一棵杨定下的。

在一棵杨这样隐秘的地点，家眷都换了汉民的装束。伊斯儿望着那些女人时，心里觉着解不开的疑问。师傅的脸从那时开始，就像套了个模子，一直没见绽个皱纹，显个笑。师傅的女子才碎碎年纪，也一样戴着脸膜，不言不笑，看不见脸上有过肉筋活动。喊叫水的马夫接来的家眷是个推磨女人，她一天地磨面。有时把树叶叶晒干，树皮皮晒干也磨进去。竹笔满拉的妇人不一样：性情好，知道笑。这么着脱出金积的一共是四

个男人，各自家乡庄子里引来的是三个女人，还有一条狗。一棵杨散乱住着小二十户，有回有汉，伊斯儿猜想那些就是汉民的人怕也藏着机密。

都刨开结了板壳的土，散漫种了些庄稼。

一户搭了一个屋。伊斯儿人碎小，搭屋没心肠，师傅叫他自己屋里住下。

次一年，庄稼稀稀落落，打了些粮食。

一棵杨的小庄落里，家家门前堆了个小庄稼垛。太阳没时，炊烟冷冷地升起，弥漫了一棵杨的梢条。静静地，四野再没个声响。天再黑些，低矮的泥屋门窗便映出了柴火的红光。没有灯油，等灶里红烬熄了，庄子就睡进了黑暗。那条狗从来不叫，虽然它是以马夫喊叫水的老庄子引来的，可从来不吠一声。

等黑夜捱到虎夫坦^④时分，伊斯儿家里就潜进了喊叫马夫和竹笔老满拉。这时师傅的独女儿避出门去。四个男人跪下，默不作声地念五段《默罕麦斯》^⑤。不敢高念，金积大地给官家屠了，明张的赞诗只能默诵。师傅口唤说，不能出声，但要张开嘴，做出高声赞诵的口形。

隐蔽的礼拜完了，喊叫马夫和竹笔老满拉又悄悄蹑出去。他俩走黑路都没有音声。伊斯儿只望见他们的黑影，可从没听见哪怕是碰歪一根草秸的动静。

一年满了，日子静得比死还静。机密也藏得比死还严。

一年转过的正月十三，师傅在干完了悼念亡人的事后，交付了事情。

这一个尔麦里^⑥，后来人们忘了么，是十年那场血腥以后，开创的第一回尔麦里。后来百年已度尽了，正月十三的尔麦里

已经快成了家人的习惯，娃娃们趁热闹吃嘴的机会。正月十三一到了，不用猜少说九省地界那么宽的地方，处处都宰个甚，念一场。最大的听说在宰九个牛两个骆驼的大尔麦里，换水净身的人千千万万，把偌大一片几个庄子里的井都淘干了。

而这一个尔麦里，推磨妇人和竹笔老满拉的笑脸妇人只寻上了半碗油。可怜没有只鸡；喊叫水马夫山里荒野里转悠了三天，捉回了尕拉鸡子。师傅使绳拴了，独女子使净水喂，吃人吃的饭，拴了一个月整。拴鸡那天伊斯儿记得真，是主麻日^⑦，天上阴了，厚厚的灰铅云。

十三这一天，清晨起来就见出不寻常。天还没破开，漆黑着就感得到灰云压得太重了。亮了，看见那云沉得移不动。伊斯儿为着尔麦里上用的鸡，寻出牛皮刮刀磨。一阵工夫心里堵了上来，而灰沉沉的云坠得挨了地，憋得喘不上气。伊斯儿磨刀只使一块摔成两瓣的石蛋子片，师傅的独女子使汤瓶^⑧端着水，给他浇上些润石头。

喘不来呢。

对着呢，这天阴了一个月。

憋的个人，嘿。

伊斯儿吐了一口气，举起牛皮刮刀。刀刃上隐约有一抹寒亮，也是天阴的过，刃口总像打磨不出。盐茶地方自乾隆四十六年过后，为着报仇专门打制这种刮刀。官家查问了，说给一句走西口，刮香牛皮。刀比寻常的刮刀长些，上了阵一个虎跳就近了官军的身。通常的人都爱近身。这个章程治得下火器营。等筒子枪调不过来的时节，刮刀就捅进了卡废勒的黑心。伊斯儿可没有那般英雄，随着父亲兄弟上阵时才十六，他只吓得失了神乱转。那么凶残恶煞的仗，他只是慌慌张张地乱转跑。不

知怎么挨了人家的刀枪染红了布衫，也不知怎地让血锈遮了手里的刮刀。想到这一层伊斯儿自叹自怨，心里茫茫地，觉得自家实在是废物，干罪能成，功干没有。想着想着他又堵得心慌，又一次端起刀瞄瞄压下来的乌云。

咋不下给呢？独女子悄声自语。

伊斯儿又望望天。

阴给一个月了，女子又说。

是一个月，伊斯儿说。

堵心的，女子说。

刚巧一个月整，伊斯儿又磨开刀了，我记得真，腊月里阴天那个主麻里阴给的。

真格，女子赞同道。

伊斯儿磨好刮刀，去寻竹笔老满拉。他也轻提柔踏，想走了无声。经了两个家院，到了竹笔老满拉门子前。静一静，四望无人。进了草荆条子围墙，再四下一望，原野上只有萧杀冬景，沉重的铅云落得更厚了。这个冬天里，从来都是远近不同一个人。

伊斯儿心安了些。他烦恼自家，不知为甚总是心慌慌的，有人怕，无人也怕。伊斯儿走近场院中的柴草垛，使了机密的暗号。

草垛里回给了暗号。

伊斯儿闪身钻进草垛。草垛里其实有一座屋，搭成圆圆的，只容下一人独坐。这搭是竹笔老满拉办功的地场。透过伪装的柴草，透进天上的亮光。伊斯儿挤进来，密屋里两个人就碰了

鼻子。伊斯儿受不了这么贴近一个人，就使劲往背后挤，想挤进草里蹲下。竹笔老满拉狠狠瞪他一眼，嗔他要弄翻了柴草垛。伊斯儿无奈，试试站。头戳进深深的草棵，还躲不开满拉的胡子。伊斯儿慌了，他一心慌就怕开了。怕竹笔老满拉。他费劲地从袖子里掏出刀，想递给老满拉快走开。

竹笔老满拉不接。刮刀险险地，好像伊斯儿正使刀顶着满拉，伊斯儿喘不过气了。

老满拉满面神诡地望望他，不接那刀。

竹笔老满拉是陕西人，原本是白大帅的帐房。十八大营蹲在董志塬的时节，白大帅打发老满拉走了金积。后来一直到城破了，人绝了，老满拉也没再去随白大帅闯新疆。

老满拉敬佩师傅。他经常对师傅行跪礼。伊斯儿听老满拉说，金积大战时他就知道，他吹嘘他知道跟定了师傅没有错。宽展几县的平野上一仗下来，亡人怕要数几万，可是他知道随着师傅就没有事情。伊斯儿总是怕这个陕西人。他觉得老满拉身上有股鬼气，阴沉沉闪着怖人又魔症的光，像一种铁。伊斯儿问，没有事情？还不是挨了两枪！老满拉用竹笔敲着胸脯上的红亮疤，敲得叭叭地脆响，那两块伤随着敲打涨了血色，红鲜鲜地要裂开。咋？你把这个也解不下？！老满拉怪声叫道。这是暗记，儿娃子！不是来这两个牌子，师傅跟前能把我放进来么，你个毡娃。说罢又敲他那两块红牌牌。伊斯儿见着心里发怵。自家身上脸上，官军也给了些个刀口，咋就不能这么敲敲就红涨一下呢。他总是躲这陕西老汉。

送刀来了，你接下吧。伊斯儿说。

竹笔老满拉摇摇头。

今日牺牲，不是我的事。

你不幸？

毡娃子，今日是什么日子也忘给了么？这一个尔麦里还敢轻慢，你去讨师傅的口唤吧。先换个水。

伊斯儿好歹听见回话，赶忙地钻出了那草垛子。铅云压着大地，四野里不是没有一丝音响一个影子。这时连伊斯儿这样的笨人也感觉了这个尔麦里日子里，怕有事情。推开草垛的假门，钻出来。竹笔老满拉的妇人，笑咪咪怪喜庆地盯着他。伊斯儿心中更怵，笑给也能成，昨就那么喜庆呢。妇人手里端一碗洋芋散饭，正朝那柴垛送，撞见伊斯儿便要他吃。伊斯儿心烦了，尔麦里下来就能把煮得香香的鸡肉抓上，咋逼人吃那菜叶一半洋芋皮皮一半的散饭呢。

返回家，果真，师傅默默不言地接了刀，把尕拉鸡宰了。听见铁锅边冒出的水汽里有了肉香，伊斯儿心慌得耐不住，急躁躁又跑出来看天。天不再动静，流铅般的灰云已经定住，凝死结成砣了，远远金积方向的冬野上，草梢脆硬地挺着矛刺，不颤一颤。地平的万物都卧死不动，和伊斯儿一搭狠心等着。

伊斯儿心猿意马，一刻一分地捱着时辰，这时喊叫水马夫寻见了，他，悄声叫他去换大水。伊斯儿乖乖地跟上喊叫水马夫，奇怪怎么这个熊般壮大个汉子也知轻功，瞧他走路也是无音响无动静。进了喊叫水马夫的院，见那瘦女人正抱着磨棍推磨。伊斯儿瞥了一眼磨盘心里一惊：喊叫水的女人推的是空磨，何止粮食，连树皮枯根也没有一星星。女人并没有抬头，只低声说了句：水能成了，就依旧干她推空磨的功课。伊斯儿满心疑团，开天辟地头一次，他悟出自己年纪小了。他知道虽说在师傅家里，可师傅门内的事情，他识得浅。喊叫水马夫引他进了屋，汤